

月亮与发卡

刘禧韵

(华南师范大学 广东 广州 510006)

【中图分类号】I24

【文献标识码】A

【文章编号】1673-9574(2022)07-00037-03

楔子

我们每日与形形色色的人接触，有的产生交集，有的只是擦肩而过。每个人都是一个故事，每个人、每个有人的地方都有故事。美国小说家保罗·奥斯特曾说：“要进入另一个人的孤独，我意识到，是不可能的。如果我们真的可以逐渐认识另一个人，即便是很小的程度，也只能到他愿意被了解的程度为止。”

没错，就是这样。

三月，初春，太艮城。

清晨，薄雾氤氲着隐在重重高楼中古朴幽深的小巷。这里，也许也是这座城市仅剩的为数不多的平房。还是熟悉的青瓦灰墙，印刻着历史的沧桑，间或传来几声看门的黄狗嘶哑的叫声，和着残败的檐头上积留的雨水滴落在青石板的声音，清脆地，“滴答、滴答……”，也许，这些是这里仅剩的与八十年前相像的地方了吧。她这样想着。掩上快掉光油漆的铁门，扣上锈迹斑斑的铜锁，捋了捋灰白的头发上那枚掉光了珠子的发卡，转身，颤巍巍地朝外走去。

她走出巷口，走过沥青马路，走上那座桥头，崭新的宝蓝色路牌上俨然写着“九环桥”三个大字，脚下是潺潺的溪水东流，桥旁那棵木棉此刻依旧茂盛，红意缀满枝头。九环？她轻轻地笑了，九环桥哪里还有九个桥洞呢？仅剩一个多次修缮过的罢了。曾经的八环绵延至她身后的远方，桥下是无尽的桑田鱼塘，如今，早已盖上了钢筋水泥的高楼大厦。什么都变了，周遭的一切，包括，这么多年了，她的身边也再也没有了他……

(一)

他与她订有婚约，自小青梅竹马。

他们都是出身巨富，家中三代经商，自幼衣食无忧，良好的教育下，他们都精通诗书，他还很擅手工，他的手是那么巧，总能变戏法似的变出些精巧的小玩意，小木马、竹蜻蜓、还有每年送她的发卡，总令她啧啧称奇。她还记得，他们小时候随父辈聚会，大人们谈起时局，谈起一些他们压根记不起名字的大将，他总嚷嚷道自己将来也定要像他们一样，大人们称赞他有志气，她却总笑他自不量力。

她十八岁那年，他家道中落。她的父亲却是个势利的商人，眼见老亲家败落，仓促逼她改嫁。她从不知道，自己会有这样想的勇气，她也不知道，他在她心里已经占据了这样重的位置。那夜，她在床头坐了一晚，终在第二天天亮前跑出了家。也许是她抛不下与他自小的情谊，却知道拗不过家里人，也劝不服固执要一女二聘的父亲。她只知道，那晚，她脑海里忆起的，全是她与他童年的回忆。他给她瞒着家里的嬷嬷买老街巷口的糖人，百合花的形状；他在端午和她去离家不远的九环桥头看龙舟比赛，桥上很拥挤，总是他将她护在自己的臂弯里；还有她的生辰，他送她亲手做的发卡，一年一个，从不间断，她喜欢这些新潮的发饰，而不是像他们母亲梳妆奁里常放的老式流苏簪子，他一直都知道……

就这样，她离开了家，跟他，父母也没有找过她，许是对她昔日忤逆与顶撞的失望使然。他们在河对岸盖了座低矮的小房子，所幸这里离桥头还是近的，还有那棵老木棉树，这是她最喜欢这里的地方。

(二)

日子就这样过了起来，他在一间私塾里当教员，每天一早，他离家去学堂，她开始操持家务，做饭，洗衣，还有用她们家里最值钱的那台缝纫机帮别人做衣服，或是凭借着她那还算不俗的绣工做一些绣品卖钱。晚上，她总会在门外挂一盏不小的纸灯笼，照亮他回家的路，然后她会走到屋前的巷口，翘首以盼，直到看到那个熟悉的身影，一步步地走近，带来莫名的安心与慰藉。晚餐总不能够太丰盛，粗茶淡饭的朴素简单却也能有滋有味。偶尔她或是他的生辰，她会多做几个小菜，煎条鱼、买块肉、杀只鸡，以作庆祝。晚饭后，他总在外堂，做一些可以卖钱的小玩意，她在里屋，或是串几串纸鞭炮，或是就着昏黄的灯光，帮他补那件半旧的內衫。窗外的夏虫，不知疲倦地聒噪，橘黄的灯，将一双俪影，剪得很长，很长……

人们常说“贫贱夫妻百事哀”，庆幸的是，他们之间的感情并没有因此而生出裂痕。许是因为从小建立的深厚情谊，又或是因为，两个人之间这份相守的缘分来之不易，差点失去的不安让彼此都格外珍惜。就这样，从两个人到四个人，从单纯的夫妻同心到圆满的儿女双全。在他们成亲一年后，她诞下了

他们的第一个孩子，是个眉眼极像他的男孩，她忘不了他第一次抱起孩子时小心翼翼又略显笨拙的表情，那是一个温馨得足以用一生铭记的图景。又过了不久，她又生下一个女孩，凑成一个“好”字。日子更加清苦了，但这个家庭的小日子，因为彼此相爱、彼此珍惜，而格外有声有色、寂然欢喜。

原以为，生活会这样如水般平静无波地流淌下去。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打破了他们安宁的生活。战争爆发了。

（三）

1931年9月，日军借口柳条湖事件，炮轰沈阳北大营，后又陆续侵占了东北三省。尽管发生在千里之外的东北，城内依旧旧人心惶惶。

1933年，日军开始进犯山海关，把侵略矛头指向华北。

1935年，日本策划华北事变。

1937年7月7日，卢沟桥事变。29日，北平失守。30日，天津失守。11月，上海沦陷。

1938年5月，日军占领徐州。10月，占领广州。25日，武汉三镇相继陷落。

……

这些令人惊骇的消息无一不通过街头那个小黑板上张贴的报纸传来。战争的最新消息，无一例外地占据了版面最中心的位置，白纸黑字、显眼的标题，征兵的告示早已贴满了大街小巷，鲜红的文字，让人只从中读出一种意味，绝望。随着告示贴出的是一张又一张的手写倡议书，清雅飘逸的小楷，清晰地写道：“国将不国，何以为家？东洋人掠我国土，欺我百姓，所犯之滔天罪行，罄竹难书。惟愿时人投身兵戎，国生我生，国亡我亡，以白旗为祭，伤时拭血，死后裹身，为民尽忠！”她常常望着这些文字，出神很久。

在这种情况下，他回家的时辰却越来越晚，常常要到午夜之后才听到他用钥匙打开铁门发出的碎响，而她，早已在迷蒙的睡梦中。

她没有问他为什么，她想，她知道。

（四）

又是一个他晚归的夜晚。她站在巷口等他。月亮高悬在漆黑得好似没有尽头的天际，残缺的，映照着旁边的两缕乌云，透出一丝黯淡的红光，带着嗜血的凄凉。

“日军攻陷广州，南方各线告急”，此刻，她站在这块小黑板前，看着这刺目的消息。萧瑟的秋风卷起地上几片零落的树叶，吹得那成沓的纸“沙沙”地响，划破寂静的夜空，衬得日益冷清的街头愈发的空凉。

“你怎么一个人出来了？”

是他回来了。

她转过头去，看了他一眼，又转过头，继续凝视那些告示，半晌没有说话。

他也没有说话，只上前牵起她的手，信步朝他们的家走去。

回到家，他关阖上房门，从怀里掏出一个很漂亮的发卡，递给她。那是一个匀上了白漆的发卡，上面缀满了华彩的珠子，是她所喜欢的模样。

“这是今年的生辰礼物，算是提前送给你吧！”他淡淡道。

“提前送？为什么”她没有忽略他话中的重点。

“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，自古有之。如今国难当头，吾辈热血男儿，自不能苟且偷生。”

“那我呢？”

“你收拾收拾，城内局势紧张，日本人应该很快就打来了，今晚，我送你们离开。”他答得很快。

“你不走吗？你也要去送死是吗？你终于要丢下我们是吗？”

她的声音尖利起来，矛盾，终于在这个和睦相爱了多年的小家庭一触即发。

“不要任性！你不是没读过书的无知妇孺，总该明白一个道理，有些事，总要有有人去做！你一直都清楚的，从小到大，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？我最大的心愿是什么？”

“不！我不想懂了！我也不愿去懂！你知不知道我这样做的代价是什么？”她哽咽出声，断断续续地说道。

在一个冷寂、萧索的夜晚，一个女子压抑着爆发的哭声怕是最让人心碎的。

他轻握住她的双肩，平视着她，他的双目原来也是通红的，不然她真的以为，他怎么就真的这么狠心绝情。

她听见他说：“对不起，原谅我！”

她终于转身，没有说话。他的心意，她懂。

如他所说、所愿，她收拾行装。说是收拾，其实这个几乎一无所有的家，能带走的实在太少。童年的美好，早随着她的出走遥远成记忆中模糊却不可清晰窥见的光影；而今，他和她这段偷来的缘分，都要错失了么？带走？她还能带走什么呢？所有的小欢喜都只能驻留在这里，因为那是她和他一起编织的一个美梦，如今缺失了一角，记忆中的堡垒也只能轰然倒塌，徒留惘然而已。

（五）

半夜，他送她到九环桥头，向着城门的方向走去。他背着行囊，抱着熟睡中的小儿子，她牵着大一些的女儿，两人一前

一后，相对无言。快到桥的尽头时，他停下了脚步，转头，静静地看她，那目光，灼热而专注，像是要将她永远地篆刻在心底，良久，她听到他低低的声音响起：“对不起……但你要相信，等我打退了日本人，我一定会去找你们，你相信我。从前我不曾骗过你，今后我也不会。”她回身，用颤抖的双手接过包袱，只留下一句“我一定会等着你”，说完，她便决然地转身，离开。泪水，也终于在这一刻，潸然落下。

她怕再多呆一秒，她就舍不得走了；她怕再多呆一秒，她宁愿与他一同留在这里去共同面对那生死未卜。她突然觉得，不是所有人都能有刘兰芝和焦仲卿的干脆，能够一共“举身赴清池，自挂东南枝”，她有孩子，她不能丢下一双尚且年幼的孩子不管，这样对他们不公平。但同时，她懂他的性格和心意，从小就懂。她也清楚，他一定，他也只会选择这样一条路。不是没有不舍，只是她知道，她不能阻也阻不得。此刻，她所能做的，就是握紧手中那枚明艳了她的发卡，抱紧两个孩子，转身离开，她应该成全，而不是以此作为牵绊。最后走到桥的尽头时，她还是忍不住，回头一望。朦胧的泪眼中，他还伫立在原地，看着她渐行、渐远，暗淡的月亮投射下凄冷的光，透着鲜血的颜色……

我放手了，但你要记得，你答应给我的承诺。

她觉得他和她下了一个赌注，而这个赌注的筹码，是一辈子。

(六)

她就这样离开了生活了二十年的小城，跟着人群，逃往更南的地方。其实，也没有人知道，该逃到哪，大半个中国，都在日寇铁蹄践踏之下，举目望去，竟是四海无家。流亡的途中，随处可见令人心碎的场景。有在混乱中与父母失散的小孩子，无措地大哭；有饿到无力行走的人就此倒在路旁，再也没有站起来，成群的苍蝇在旁边环绕；有丢失的牲畜随处地逃窜，发出嘶哑的叫声，听得人心里发毛。人人皆是蓬头垢面，骨瘦如柴。她也怕，她也累，她也想就此停下，只是，并没有奢侈的时间给她犹豫，唯一的选择只有日夜兼程、马不停蹄地赶路，她不想也成为那遍野横尸中的一员，她还有孩子，她还有他！

就这样辗转了几年，有人说，日本人已经退走了。他们又慢慢地回到原来的地方。她也回去了。战火的痕迹，随处可见，她不敢去想。她只是回到他和他的家，扶起倒在地上的椅子，扫净铺满的灰尘，其实，还和两年前一样。

他没有回来。听有些老人说，日军打来的时候，将守城将士的头颅悬挂在了桥头那柱高高的铁杆上。于是，她便常一个

人走上桥头，站在当初他目送她离开的地方，但她却也不再像之前一样，每一日都抱着殷切的期望，那样的感觉渐渐淡了，说不清为何，可能是因为，她慢慢地就习惯了，这世间，从来就没有谁离了谁就活不下去的，只要还有别的牵绊。

战争后的疮痍其实恢复得很快，人啊，总是会让自己居住的地方变得格外有烟火气。当所有的小贩又开始了叫卖，当路边、桥上、码头开始变得熙熙攘攘、人来人往，当傍晚家家户户都会升起袅袅的炊烟，当时不时便传来看门黄狗的吠叫声、市井妇人的谈笑声、街头小儿的打闹声、甚至河涌边淙淙的水声，这还是她所熟悉的岭南乡情。

(七)

“哗——”一阵刺耳的汽车喇叭声鸣起，将她飘远的思绪扯回。竟已天黑了，又在这站了那么久。今晚的月亮，也是残缺的，就跟那晚，他离开时一样，只是，他还没有回来。她自嘲一笑。河畔早已亮起了路灯，映得波光粼粼的水面泛起了点点星光。马路旁矗立的酒楼也开启了外墙的霓虹灯，十九层的楼，有那么高，最顶的旋转餐厅璀璨夺目，印证着这座城市的繁荣。下班的高峰期，人人步履匆匆，川流不息地车子不断地驶过九环桥仅剩的那个桥洞。没有人留意站在这的她，正如没有人了解她内心的伤痛，也几乎再也没有人知道当初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故事。那年乱世如麻，今世锦绣繁华，逝者如斯，夫复何知？

桥变了，她也老了，她不知道，他回来时还认不认得回家的路，还认不认得曾经的她？她遵守着那个诺言，在这等着他，等到斗转星移，沧海桑田。或许，他留给她的，便只有此刻，她握在手心里的，他亲手做的发卡，被她摩挲得早已掉光了上面华彩的珠子。

她知道，他或许明天会回来，或许再也不会回来了，她不知道。但她，仍愿一天一天、一年一年地在这等下去，直到生命的尽头。

后记

所有过往的历史，往往只能留下寥寥数笔，甚至无从考记。过往太沉重，生死悲欢，被几个字道尽，实在太轻，后人很难真正感同身受前人的波澜。其实，所谓社会变迁，不过是在相同的地点不断地上演不同的故事，一场方终，一场方始，永远没有结束，变的只有人，罢了。